

初心台

□西菲

返城路上，海马就在想，下次回乡，一定要给老书记带个结实的台子，村部那张唯一的工作台，麻将桌大小，大提壶烧满水往上一放，细骨伶仃的四腿便直打晃，看着水杯里摇荡的人影，海马手肘都没敢往台上搁，这要是开个会啥的，烫着人咋办。

女友箐箐，却再也不想跟海马回老家，一路乘完火车换汽车，坐过长巴改短巴。进山的那段路，坑洼此起彼伏，就像横穿地缝沟子，颠得人五脏六腑重新排布。折腾到地儿想洗把脸，全家共一个盆子还锈迹斑斑。

所以，当海马说要辞工回乡的时候，箐箐的反应是可以预见的。两人同一间公司，她是文员，海马给老板开车兼保镖，比之故乡，云泥之别。

海马何尝不知故乡的贫穷落后呢，可这次回家的情景，却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让他心神不安。

他在城里脚还没站稳当，可乡亲们却认定他是衣锦还乡。

山里人基本没见过海，而他，不

仅洗过海水澡，退伍后还在城市有了工作和姑娘。可海马清楚，能有这些，最大的加分项，乃是当过汽车兵且还入了党。

回乡次日一早，海马就被拉去修车。村里唯一的旧面包车要进城，可却发动不起来。

海马当年还真没想那么多，他就一门心思，练好本领保卫祖国！要是因技术过硬事故中救了战友“不服周”，可能还入不了党。

这会儿他的“不服周”劲头也上来了，凭什么家乡就得一穷到底？我能打几根钉算几根！虽然远景还没想出头绪，可眼下村里马上要没车了，乡亲们再有个急事要出门，岂不焦头烂额，先解了这个急再说。

海马提着一大箱字典回了村，除了老书记开心，亲友个个惋惜。他淘来一辆二手客货，便满街搜寻工作台。令他没想到的是，台子居然那么贵。买完车，钱已所剩无几，后续还有不少养车的钱要花，他只得郁闷地回了村。

海马在外面找了份送货差事，他的车上锤子锯子铁锨麻袋一应俱全，收工后秒变拾荒

者，城边垃圾场废弃的家具、建材边角料都往车上捡。村后山上尽是小灌木，当不了用材。

进出山的路，箐箐认定那是鲁迅说的路，不是修出来的，而只是因为走的人多了。剧烈的颠簸，于老人孩子尤其是孕妇非常危险。海马每次开车回山，都要锤子铁锨挥舞一番，挑选大的坑洼填平几个。

父亲当师傅，海马出力气，父子俩愣是用捡来的零碎木料，打制成一张宽大的长方木台，又砂纸磨光刷了清漆。老书记从家拿条新被单往上铺，台面七拼八凑的原貌就全盖住了，房间立时焕然一新，一大壶开水落台，四脚纹丝不动。

村部有了坚实稳固的大木台，可村民家的桌椅板凳却仍是吱吱咯咯东摇西晃，为此老书记和海马及骨干村民，经常围坐木台商讨出路。

村中到底有什么优势呢，大家意见又归结到山泉。这事以前也不是没张罗过，可来考察的人，车没走到一半就打道回府，说是快给颠散了。现在自

己有车，随便颠，海马灌了好多瓶泉水放到车上，凡沾点边的地方，就求人家检验。

拿到优质水权威检验单那晚，大木台上的商讨会，一直开到小半夜。次日海马恨不得全天下发招商告示，同学战友圈更是反复刷。苦心人还真是天不负，战友“不服周”带着商人同学来了，他向商人打包票说，肯舍命救战友的人，绝不会在生意上见利忘义。

五年后，村子不仅没消失，还人财两旺。外出的回来了，党员队伍扩大了，公路和学校都已翻新，山泉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

海马已是山泉公司老总兼村支书，众人纷纷劝他买张老板台，可都被他固执地拒绝了。海马继续用着那张碎料拼成的傻大憨粗的工作台，只不过被单换成了丝绒布，上面又覆了片透明软玻璃。他没想搞什么花头，而是诚心不想换，他要让这台子时刻提醒自己，记得曾经的筚路蓝缕，不忘初心使命，终生奋力前行。

巍峨

□李昊天 摄



湾区上空金雀飞(四)

□白雪

惠州小小说学会的实力派作家吴小军一向为人谦和，曾兼任某技工学校校长，是广东省作协会员、中国微型小说协会会员、广东省小小说学会常务理事、惠州市小小说学会副会长。工作异常繁忙毋庸置疑，业余创作也丝毫没有耽误过，勤奋笔耕，收获累累。在小小说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作品散见于《小说选刊》《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小小说月刊》《南方日报》《作品》《羊城晚报》《喜剧世界》《山西文学》《特别文摘》《中学生阅读》等。出版个人专辑《开满鲜花的月亮》《长河落日圆》《猫眼》等。小小说《长河落日圆》获天津市第二十届文化杯梁实秋文学大赛小小说类二等奖，小小说《我要尖叫》被评为广东省改革开放40年最具影响力40篇小小说之一。多篇作品被选入小小说年度精选本，《你们就是角峰上飘动的白云》《月亮村的月亮》等被全国十多个省市选为初中、高中语文试卷或训练阅读文本。

女作家苗理洁侧重写本土散文和钟情传播民俗文化，是惠州市小小说学会副会长。她笔下浓郁乡土气息的散文经常出现在《惠州日报》副刊头版，著有散文集《水城故事》《获惠州市“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及惠州市作协首届“六如轩”文学奖》《逝水流痕》《水韵鹅城》、小小说集《旗袍》。散文多描写惠州风情与市井生态，广受惠州读者喜爱，还被朋友亲人传到海外，引起华人华侨对岭南故土的思念。

我每次回村都会去看望哑巴叔。管他听不得见，我都会大声对他说，孝亲叔，您好啊！他看着我，憨憨地笑。

力依然旺盛，常年奔走在惠州的乡村、古镇，吸取民间文化的精华，把本土的民俗、风情节化作文字，作品源源不断地发表在《羊城晚报》《海外文摘》等。她熟悉花草树木，每次外出采风，都对本土植物如数家珍。身为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惠州市政协文史研究员的她，时时不忘肩负重任，为弘扬民间文化笔耕不辍。

惠州市小小说学会副秘书长赵淑伟是惠州小小说学会里的诗词花旦。她擅长古典诗词和现代诗，是中国诗歌学会、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惠州市诗词协会监事、《作品》杂志评刊员。出版个人文集《平湖秋月》，有古诗体、现代诗、小小说、文学评论等作品发表于《作品》《中华诗词》等国内外刊物。值得一提的是，她还是惠州小小说网络大课堂的金牌主持人，上过网课的学员都熟悉她的声音。

在小小说大课堂第59课上，她作了题为《我的小小说成长日志——浅谈小小说创作的三种境界》的分享。引起惠州小小说大课堂和小小说结缘的经过时，她援引王国维《人间词话》的“三重境界”，述说了自己五年来从事小小说创作的过程：“刚接触小小说时的探索与迷惘；从写自己的事，到写他人、家国事，感受到小小说的魅力；以及向往达到豁然开朗、悟出真谛的阶段。”

她小小说虽然写得少，但对小小说的喜爱和对大课堂的情怀一点也不少。大家都知道小小说大课堂是她主

持的，但很少有人知道惠州小小说微信平台的标识也是她亲手设计的，大课堂线上讲座的每一幅精美图片都出自她的手。她的理想就是让自己的小小说作品能像她的诗歌词赋一样闪烁着迷人的光芒。

为人低调的铁路民警唐丽萍，是市小小说学会会员、城区作协秘书长。她擅长写中、长篇小说。这位曾任广州铁路公安局惠州公安处纪委书记的女民警（现退居二线），工作起来泼辣干练。在工作格外繁忙之余，埋头笔耕，已出版长篇小说《暗香》；与阅文网络签约，发表长篇小说《有一种姻缘叫门当户对》和《一枚断腿的胸针》，受到众多网民的追捧。网文每更新一次，热心读者都留下很多点评留言。她撰写的散文作品常常在全国各级征文比赛中屡屡获奖。

还有朝气蓬勃的年轻会员龚小花、西米，她们在写小小说的同时，还投入到中、短篇小说和散文题材的创作中。2018年和2020年，龚小花先后在朔方上发表短篇小说《亲亲炒饭》，中篇小说《东江，东江》；2018年，她在《南方都市报》发表散文《那一个羞涩的男孩》，2021年在《嘉应文学》上发表短篇小说《广发货铺》。散文《你伴我成长，我陪你变老》在2019年荣获北京西城区文优秀奖。

后起之秀西米的小小说曾获“东江杯”小小说大赛一等奖。她还擅长写散文和短篇小说，散文集《沉默的大地》已新鲜上市。短篇小说《美人窝》《瑶寨恋歌》《落英

缤纷》《菊盛》《山上的夏小微》等先后在《惠州文艺》《东江文学》等内部刊物发表。

年过半百的个体经营者林惠聪，是省作协会员。他不仅能做出堪称人间美味的正宗东江盐焗鸡，还专注于小小说和散文写作。他对文学的痴迷和追逐令人佩服，只要文友们相聚，他总是锲而不舍地谈论写作，探讨小小说和散文的创作技巧。他很擅长写本土风物和民俗，作品见于《散文选刊》《红豆》《小小说月刊》《羊城晚报》和《惠州日报》，已出版《遥远的梦》，《惠州西湖大事记》（与邹永祥合作编写）等。

《羊城晚报》惠州文脉上不时出现郑自松的名字，有时评、散文和小小说，其中5篇小小说上了头条。他是部队转业到惠州市住建局的一名科级干部，繁忙的工作之余喜欢舞文弄墨。不知何时，他喜欢上了小小说，悟性加勤奋，很快便脱颖而出。他不仅写小小说，散文、随笔和时评也一样样拎得起，出版了散文集《岁月留痕》和小小说集《眉心那颗美人痣》，还时常在省级刊物上频频发稿。

惠州市小小说学会的会员们并没有局限于小小说一种文体的写作，除了上面列举的作者外，还有本土散文名家周小娅、在散文创作领域取得不俗成绩的杨彩霞、散文和小说创作都收获不菲的林秋萍，唯一凭借报告文学创作加入中国作协的副会长白雪。会员们都在各个门类的写作领域里辛勤耕耘、如鱼得水，多种题材的创作收获颇丰，为小小说学会添彩增色。

国庆节值班，偶遇老黄。老黄是我们单位的司机，在公司大院拥有一片他的花草王国。年复一年，竟也成了气候。

水厂生产车间旁边的片片空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长起了木瓜树、桑树。时候对了，一树累累的果实，我们也能分得一些尝鲜。花就更多了，一盆盆茶花、勒杜鹃，还有很多我叫不出名字的各种花花草草。沿着墙根，还有细细巧巧一盆盆各种多肉。

这些花草，“产权”嘛，大部分是老黄的。茶花开花时，他在朋友圈晒茶花，向入“园”的人详细介绍；勒杜鹃开时，他拍勒杜鹃，原来那盆勒杜鹃有从白色到深紫色一共七个颜色，是他的得意之作。也有一些，是我们这些同事寄养的。像我，家里喜欢买些花，总也养不好，见势不妙了，就搬来他这里。对这些“养子”“养女”，他也不偏心，很尽心照顾着，一样浇水施肥。让那些花儿草儿的，又恢复了生机活力。他也说了：你什么时候想搬回家都可以！我偶尔搬一两盆回去，大多时候，觉得它们养在这里，沐浴着阳光雨露，还有老黄侍弄着，比丢在我家那个狭小的阳台，委实滋润得多，还不如让他们待在这呢。

老黄打理他的花花世界，很是尽心。我常在急匆匆下班时，看他挽着裤脚，在那里给它们浇水。不用下车的时候，他也多半泡在那里。南方天气热，他的脸被太阳晒得黧黑，背上的汗毛，比丢在我家那个狭小的阳台，委实滋润得多，还不如让他们待在这呢。

老黄是梅州丰顺人，1991年入职我们单位，30余年来，一直开车。他女儿爆料，平时他在家，喜欢一边听着《红楼梦》里的曲子，一边拖地。他自己说，家里摆着很多书，其中许多还是古籍，外人很难把他和一个普通司机联系起来。据说，年轻的时候，老黄也不是个安分的主，爱喝个小酒，也有“醉卧路边君莫笑”的英雄事迹。用他的话说：谁心里还没有一把火？也许是年纪大了，也许是心态变了，这几年，他日渐沉醉于他的花花草草。酒少喝了，饭局也少了。除了干好本职开好车，他的闲余时间，便都耗在了这“一亩三分田”里。

除了娱乐自己，这些花花草草，自然没什么经济价值。但是老黄却耗时费力费钱，乐在其中。他的收获，大概只是因此交了些朋友，包括工作上本没没什么交集的我。

偶尔，我走出公司大楼，来到老黄的花花世界里。他挽着裤脚，径自蹲在那儿忙乎。有时，我们有一搭没一搭聊会，有时，我慢慢走着，看他精心种植的勒杜鹃开了，茶花也开了，我寄养的那盆兰花，也打了花骨朵……抬头，风吹过，云也散了。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

那软糯的唱腔一起，整个城邑便陷进了酥软的时光之中。

城里金带街有个卖鸟雀的掌柜，人称鸟掌柜。鸟掌柜养了各色各样大小数百只鸟，他的鸟在这条街上算是一绝。

鸟掌柜有个爱好，就是爱听昆曲儿，不但听，还爱唱。每天清晨早开门做营生，他边吊嗓子边侍弄那些鸟，依吹的曲调，常引路人驻足聆听，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个小孩且在吊嗓子。只要他一唱，笼中的鸟就群鸣应和，那阵容倒像一台大戏。日子久了，有一只聪慧的八哥便成了鸟群中的“戏王”。

鸟掌柜起腔时，戏王便压着鸟阵，引领附唱，咿咿呀呀，此起彼伏，甚是动听。由此，这只“戏王”深得鸟掌柜的宠爱，任谁给多少钱也不卖。

“鸟老板，鸟老板！”街口的雀儿一早就拨开鸟掌柜那萦绕在直塘街的曲线，挤进了鸟铺。

“三儿，什么事这样着急，慢着说。”鸟掌柜停下了戏，拿着折扇问他。

“东市马六那厮，相中了您养的雀儿，要买来。”猴子喘了口气说：“别遭他算计，他真要买时，价钱可不能便宜了他。”

“三儿，我就是卖雀儿的，一向童叟无欺，价格公道。”

“鸟老板，他看中的是您那只戏王……”

鸟掌柜听了，把扇子一合，沉思片刻道：“唉，出头的鸟，招人眼啊！”

话刚落，门外一阵人声嘈杂，进来几个人。

“鸟老板，咱马六哥儿听说您养的雀儿会唱曲儿，今儿特来见识见识。”打头的黑衣马褂巡视着鸟铺。

“马六哥，我这里的雀儿养得精细，会唱曲儿那是街坊们夸张了，只是鸣叫声与别处的稍稍有些不同而已。”说罢，赶紧先去泡茶。

“鸟老板，那就让咱马六哥长长眼啊！”黑马褂不等鸟掌柜回话，径直去廊下寻雀儿去了。廊下挂了几十只鸟笼，每只笼中又有数只鸟雀，他哪里认得哪只是戏王？返回马六身边，二人贴面耳语了一阵，黑马褂听了马六的示下，便立于庭中，摆了架式，兰花指一挑，也唱起了“原来姹紫……”才

汗，也没见干过。偶尔路过，或者去送空花盆，我就顺便走一圈。阳光之下，万物各自努力生长。有时他在，便扯着我，洋洋得意介绍最近的大作，像人家父母介绍自己优秀的儿女一般。

老黄是梅州丰顺人，1991年入职我们单位，30余年来，一直开车。他女儿爆料，平时他在家，喜欢一边听着《红楼梦》里的曲子，一边拖地。他自己说，家里摆着很多书，其中许多还是古籍，外人很难把他和一个普通司机联系起来。据说，年轻的时候，老黄也不是个安分的主，爱喝个小酒，也有“醉卧路边君莫笑”的英雄事迹。用他的话说：谁心里还没有一把火？也许是年纪大了，也许是心态变了，这几年，他日渐沉醉于他的花花草草。酒少喝了，饭局也少了。除了干好本职开好车，他的闲余时间，便都耗在了这“一亩三分田”里。

除了娱乐自己，这些花花草草，自然没什么经济价值。但是老黄却耗时费力费钱，乐在其中。他的收获，大概只是因此交了些朋友，包括工作上本没没什么交集的我。

偶尔，我走出公司大楼，来到老黄的花花世界里。他挽着裤脚，径自蹲在那儿忙乎。有时，我们有一搭没一搭聊会，有时，我慢慢走着，看他精心种植的勒杜鹃开了，茶花也开了，我寄养的那盆兰花，也打了花骨朵……抬头，风吹过，云也散了。

刚起了个腔，忽听廊下有女子轻悄悄地说：“难得死了。”

众人转头望去，却并无一人影，黑马褂再唱：“嫣红……”

“难得死了。”黑马褂便强抢鸟笼，鸟掌柜放下茶盘，上前奋力相夺，双方抢夺不下，鸟掌柜干脆打开了鸟笼的门，呼喊着让“戏王”快跑。“戏王”也不多留，一跃而起，忽闪着翅膀就飞了出去。

马六见“戏王”飞了，气得一拍桌子，呼喊着同僚把那十几只鸟笼全打开，鸟雀便似离弦之箭，一只不留。

“怎么不能卖呀？你这开的不是鸟铺吗？是嫌哥儿没钱还是想欺行霸市哄抬物价扰乱市场呀？”

“不敢，是这雀儿曲艺不精，暂且还没调教好。”

“嘿，逗哥儿耍呢？你不卖，我今天偏要买。”

说着黑马褂便强抢鸟笼，鸟掌柜放下茶盘，上前奋力相夺，双方抢夺不下，鸟掌柜干脆打开了鸟笼的门，呼喊着让“戏王”快跑。“戏王”也不多留，一跃而起，忽闪着翅膀就飞了出去。

马六见“戏王”飞了，气得一拍桌子，呼喊着同僚把那十几只鸟笼全打开，鸟雀便似离弦之箭，一只不留。

鸟掌柜回到鸟铺，推门而入，看着东倒西歪的空鸟笼，一言不发，独自坐到次日清晨。

洗漱干净的他，站在空空的鸟廊下，悲悲切切地拿出折扇，开扇，起腔，那软糯的唱腔随风四散，在小城的上空，缠绵婉转似是人泣，柔漫悠远又似鸟鸣。

渐渐地，一群鸟雀闻声慢慢聚集过来，在鸟掌柜的头顶盘旋着，他抬头看时，发现打头的黑雀儿正是“戏王”，它引落在廊檐，压着鸟阵，引领附唱，像是一台大戏正在上演，一时间，成为奇谈佳话。